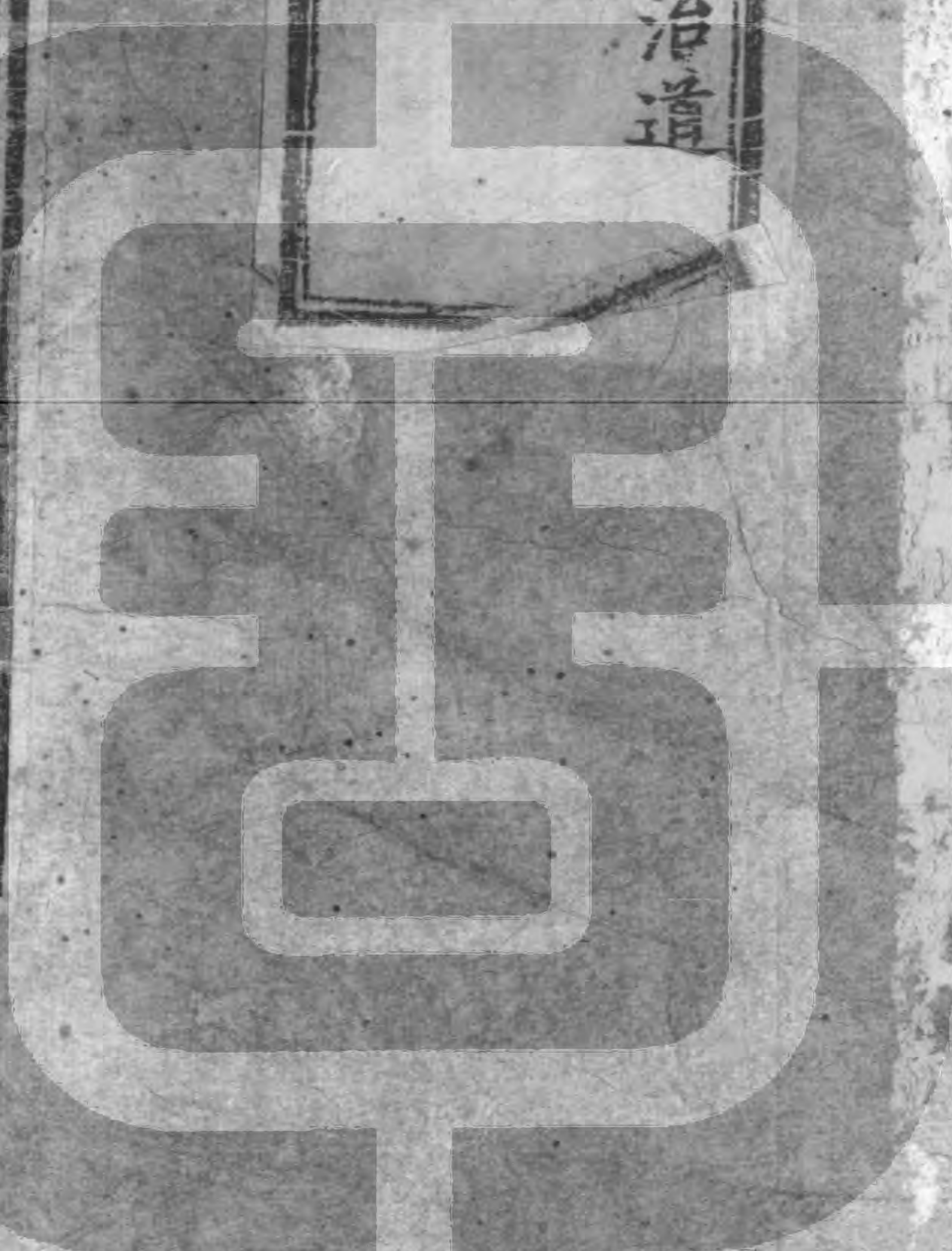


6244
31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六
之六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六

治道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日。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討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

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晏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變。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吝。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家乃處遠漢。無事論此。必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

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磨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籌已有處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與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効。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其二曰。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

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
梳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
夫擲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有司直。欲躬役
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
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
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自也。然
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
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
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觀
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
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况堂
堂天下神器。可俟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
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
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
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
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
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
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
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課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
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
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九。要須深探古人
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
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

非臣之所能及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歛陳于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九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

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酌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分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繁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

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賄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

吏言必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宗尹耳。其見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唯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伏若曹。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犬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

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盡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所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自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知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

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非矣之不免。又可坐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

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

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

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甲辭誘人。於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誘在。則誘近習。勢人君不察。

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故不

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行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

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

言。羞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

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

士及之。僖太宗灼見其情。而堯不能察。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兩見

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
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
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
而大康才敗于洛。萬姓
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榮
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
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
焉。高啓愛下。既如赤子
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
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
帝用愛恤。行誅責。非所
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
允有恩澤於民。而民怨
也。天怒人君即位之地。
多發災言。詔告天下。天
下悅之。莫其有實。既

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
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
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
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
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
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
於心耶。失望之怒。不平
之怒。鬱而不能。雖曰愛
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
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也。
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
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
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
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
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
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
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
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
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
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
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
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
震。山崩。水瀆。長星。彗
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
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
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
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
內殷富。黎庶樂業。移告
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
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
業。猶歎偉哉。未見其比
也。秦之

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慈愛勸農桑也。恐生民之不遂。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難之目也。舉其

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教於民。於變教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胷中豁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返焉。莫以為

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軍兵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欲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財不惟不知生財而欲。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徒志法令之難行。不慮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誠能自今以始。優重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昭。才皆知為公。下多富。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啟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第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一

者。它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其五曰。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其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既令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

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說今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謔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書奏。帝嘉納焉。

衡又上疏曰。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之先務也。因習宴安。已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使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于已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

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以改更弊政。以興天下。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以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削。大為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矣。此言畏避威名。不敢恣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惡。將欲不利於陛下。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不可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某伏觀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惟能刻剝安民。阿附近要。肆為欺蔽。竊擬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已困苦。至于已酉庚戌。民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胥印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且還復大權而委用之。於

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辯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伏念臣草茅寒士。聞見陋狹。本非長材。學且迂遠。陛下好賢樂善。旁求隱匿。而某也。偶以虛名。塵瀆聖德。蒙陛下招聘徵延。訪問為治之方。擢居祭酒之職。方且慙覲。無由以副陛下眷顧之勤。豈意非常之寵。忽由天降。接臣陪列之中。遽升台鼎之重。承命震駭。不知所措。敬詣宸闕。懇辭再三。而陛下執之愈堅。用是惶惑畏慄。雖以尋病之軀。忘其固陋。思進一言以圖報効。輒整竭愚誠。指陳時政。而庸慙鄙直。不能回互。矯切事情。幸陛下聖恩弘大。不惟不遽加誅責。且仍使尸居相位。任大功小。虛負寵光。愈增憂懼。以故向來之病。有加無退。竊自惟度。於國則殊無寸補。於身則日就危。可不懼哉。毫釐有差。則寰海致弊。豈可苟叨榮寵。以妨天下之賢。乞復居舊職。以虛陛下待賢

之地。博選周行。以揚陛下敬天之休。則臣其不勝幸甚。

五年。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皇。陛下。臣今越職

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時也。願。臣起身微賤。臣

之先王。謂王也。拔臣於賦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臣以方面之

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何喻十年矣。是

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先王也。儻蒙

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賞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

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討。臣。之義也。伏望陛下

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避於聖

鑑矣。惟陛下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

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

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

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威。未之有也。天眷聖嗣。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統盡守文之業。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惟康。品物咸遂。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一町。不遠。臣者陛下。下悉餘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元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吉。翕然一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造。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累之權。初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二。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

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昔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頌一英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筭無遺策。故摠攬權綱。則藩鎮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

相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更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上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二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心。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而不忘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三六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工勅精為治。頃年

以來。建官分職。網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品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備。開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遠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摠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照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

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諭。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實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冠冑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乃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

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夫政未通。群小流言。變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合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毒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臯夔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憂。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逮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

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
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為今之天下。猶古
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
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
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
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
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
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
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
遇之默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
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
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

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豈
復有彼優此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
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網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
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
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昔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
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
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
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廩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賢
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畿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
得人於上。守令稽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
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宣詎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東漢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詎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一踵亡秦之餘弊。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為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

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邪寒。夏之甚暑。此天之變於上者也。在賡人事以應之。故邪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之堅冰。拆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二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達。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寔天下之公論。

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擬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頂越之至。

二十年。刑部尚書崔或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追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楨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遊子弟。用即顯官。切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

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消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養。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徠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地。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徒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為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

可視為橫得。遂致濫用。且以之實幣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
都。上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
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
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
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之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刺海
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
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
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
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
議行之。

至元中。集賢學士程鉅夫上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
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知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
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之丞相。周勃不能對。
陳平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位天子。
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謂知
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以鈎考錢穀。剝割生民為務。所
委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
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於國為便。謹冒昧
以聞。伏取聖旨。

世祖時。劉秉忠上書數千百言。其畧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
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千三百餘
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
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
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

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為京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察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

之權。奉命者任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若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亦數條。若其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於然後。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一府庫。設倉廩。亦為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為資國用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為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為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

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官只不易為。一旦以繆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先王之禮。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關。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刺中丞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候辦不足。亦取於民。

施。况不辦。已不為輕。輿魯公變奏請於舊。加倍權之。徃徃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家安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命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守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史存古之常道。宜選備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補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

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有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付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信。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

之謂也。今言利者。舉非國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為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後。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家之利也。營董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為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為政本。其餘百司。不在負多。惟在得人。馬耳。世祖嘉納焉。王惲上政事書曰。臣近蒙禮部符。承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聖旨。召

臣憚馳傳赴闕庭者。臣憚伏自欽承明命。夙夜祗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國家之事。自有萬幾。非愚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於今日。久叨仕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輒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事。昧死上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為長世不敝之本。欽惟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敷。遠邁漢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勵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雖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未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內而憲

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鑿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與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謹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朴鞮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鑲研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民衣飲。踰於公侯。婦女衣著。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

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親屬如隸。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穀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財。足周一世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嘗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採荒歲外。如冗兵。妻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括一切省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

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驤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磨礪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濶。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考其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

止行見職。言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臣聞古之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害於政。苟非以德振起。必頽度時。耳本人情。齊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官。品流駁雜。既無選舉。既別。止循常資。紛紛藉藉。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為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歲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動擬之。

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持。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富。固是國家美政。然必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賄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俊。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祿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流薄。過有所犯。苟免無耻。臣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表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彩百倍。有登履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為重。縣令乃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空取殊績。臣

愚以為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者實歷相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命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釐務出二百日者。是也。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過矣。其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比至平定。諒為不易。九所隸附。秋毫無犯。可為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為濫雜。侵漁拮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人負。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蓋自漢唐五代迄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內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洪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

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祇皆虛名。畧無實効。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思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負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沍。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所成乎。八曰。試吏。負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負班。祗閭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而習既久。聞見或寡。欲望明刑政。識大體。務清弊革

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若將合歲貢車一人。以吏負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查。蘇使得餬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拭目太平之望。茲蓋皇帝陛下。屏去奸慝。保合大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治之道。政貴均一。不尠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斂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

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戶。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可忘。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覓。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到軍役者。多是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候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朝廷拯荒恤民本意。夫常平之法。歲豐增價以糶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蓋低昂權在有司。兼併利無專擅故也。若但以實常平。偶遇凶歉。出糶

三二千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罪。引種和糶。未免弊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等處。左右良田約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茲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上沃而久荒。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富弼嘗言此事。及檢括冒占。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與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方仍將進南一切置屯。見開戶數。併從邊防。以採一時。此

急於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息遠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玉天之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者安。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谷計。數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茁壯。日蕃而無耗。不然。周恤見有。又務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有者瘠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遠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順養聖壽。配天無極。此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內。餘則混沌磅礴。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

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強勝為成。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而出沒。霜露所霑。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內難。討賊壇。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卡占城。定高麗。商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於困。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為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頤養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恬澹之慮為慮。為民祈天

請命。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哀眷。易乖戾而為和平。變荒歉而為豐稔。飲時五福。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趨於薄。一法出。則百奸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贖。美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歲有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飲以養其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歛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為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

責以當其功罪。何為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謂桑葛也。曾不務此。專以威震肆心。督責為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聽。有不可救藥。至于今為厲者。如遺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軍人有已闕未闕者。民出祗應。不蒙撥降。反覆償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數其元價。杖刑重責。木上大天。宗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戮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我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而後教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臣後其君者。我所謂父子有想。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橫役。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

相統一。至合而征。苟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况江嶺阻隔。動輒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已至朝廷。專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絕。臣故曰。不可多立者。緣此也。若止設一院於汀州。地既酌中。號令四出。復命皇子震統於上。使跨有江淮。遙制兵勢。將何衝而不折。何令之不一。我誠為簡便。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內實觀望。我以誠往。彼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懷苟且假息之念。故也。非修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奉貢。俾來。終未稽顙闕下。欵輸誠赤。今年一犀象。明年獻翠貝若干。是皆我物。藉為已有。謂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

國母命來獻。而越王尉他魯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爾。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以曠度。一也。鱗介之屬。巨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駭表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葉琴。履則肆行奸詐。急則曲盡服從。伏乞下公卿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寵召。無一言補報。誠恐旅退。豈惟自棄。夫負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尚足重輕。萬一片言。俟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訖訖而來。皆為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惛昧死。再拜謹言。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由文而能生。地因文而能成。人以文而愈靈。王者守文而為天下正。日月有度。星辰有躔。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千變萬化。不失其常者。天之文也。積而山岳。深而河海。五土之高下。百穀之蕃滋。允執厥中。黃裳元吉者。地之文也。君臣父子。禮樂詩書。大理達乎聖賢。英粹宣於翰墨。粲然相接。曲盡諸宜者。人之文也。經天緯地。統制下民。撫善政以勤行。廓皇猷而博施。無私無怨。克長克君。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煥乎郁乎。以昭其德者。王者之文也。欽惟陛下。方承景運。燕處超然。臣謂文者質之華也。質者文之骨也。存其質。則既以成夫元化之鴻基。修其文。則可以耀我一家之偉績。是以質文之理。並道器而同歸。文質之情。充顯微而無間。昔者窮新播逆。先武中興。正火龍驤首之秋。方炎祚回鋒之際。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可不以文為務哉。故夏之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下車泣罪。設虞待賢者。寔惟文命。周之德顯于西土。道被於南國。與二老盡歸之念。以庶邦惟正之侯。

周之德顯于西土。道被於南國。與二老盡歸之念。以庶邦惟正之侯。

者。寔惟文王。漢之天覆萬民。子愛兆姓。前半夜之席而訪寒士。休勞
女之意而除肉刑者。寔惟文帝。唐之憂勤鑑古。仁義致平。廣學會之
千區。委名臣之十在者。寔惟文皇。惟此四君。咸有一德。民庶荷當時
之福。史編傳後世之芳。究而言之。懋可法矣。今國家省臺院部。總于
內。路府州縣。分于外。職無不具。事有所司。心安而肢體咸宜。領挈而
襟裾就整。臨之以天威。撫之以天慶。宜乎道極三才。功齊四代矣。然
而僅能致治。未洽泰和。災荒之小國。相持中土之獄囚。常滿陳言。納
䟽者。無救弊之方。在位食祿者。但用法而已。豈官非其人。而未能盡
副聖意邪。將賢材處職。而有術未得盡行邪。抑且民或下愚不移。而
不循堯舜之化。須除惡務本。然後息邪。管切思之。良有以也。九重深
邃。四海懸遠。下情不得上通。上意不得下達。樞機既閉。責成群下。養
民之道。或未周。用人之方。或未至。各事者。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進言

者。以法今末節為大本。此其所以僅能致治。未洽泰和也。伏望陛下
軫聖心而慮之。究至理以畜之。細推今日之施為。詳擇群下之得失。
觀天文以法陰陽。察地文以御柔剛。采人文以化四海。守聖文以照
無疆。同夏之文命。比周之文王。超漢之文帝。越唐之文皇。治效班班
可得而議。愚臣觀此。幾有難焉。蓋古天下。今天下。易地則皆然。前聖
人。後聖人。有為者亦若是故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人以修然百歲之壽。位天地育萬物而獨崇。人
以眇然七尺之軀。周事變具衆理而咸倫。盡斯道者。寔惟心乎。及乎
青黃白黑之文間錯。而眸子不能瞭矣。淫哇正雅之聲交雜。而耳官
不能靈矣。視聽不瞭。不靈。而心神蔽微。不瑩矣。自中人以下。豈有心神
曠朗而無凝滯者哉。是知無凝滯者。惟聖人而已。何以言之。蓋聖人
之知。既已特明。而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以吾特明之知。決彼有疑之

事雖萬務叢于前。首為繼於後。豈復有留心者哉。今國家樹后三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尚恐內外官吏有審諦之所不及。而累改違者。安可不立法以定之哉。夫財有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介乎兩間者。為民父母之心。但欲益下而已。柰何關要之地。人共窺覷。天下之連者常少。不達者常多。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或姑取之。而俟後議。或卒取之。而傷廉化。可勝言哉。夫事有可以行。可以無行。而介乎兩間者。方其議之也。以為不急。而稽延歲月。莫之能定焉。及其行之也。有司應之。而怠慢苟簡。莫之能謹焉。况事有至微。而關利害之至大。言有至細。而存風化之至深者。豈宜輕哉。夫刑有可以輕。可以重。而介乎兩間者。此又方今弊之尤大者也。伏見郡縣之間。一夫繫獄。九族銜悲。產業以之而停。田宅以之而鬻。窮者衆矣。國家未有律令。有司恣行決罰。竊恐貧者犯刑。未嘗不重。富者犯刑。未嘗不輕。且鞭笞之下。何求不

獲。故有家資者。行賂於當塗之人。而委曲以成其輕犯之文矣。彼寒素之族。室如懸磬。故所求不應。激忿怒於無告之人。而挾氣以溢其所抵之罪矣。貧民習知如是。雖無罪而與官吏有相干者。或質什器以僦錢。或立文約以假貸。輸於官吏。冀獲矜憐如此。則不疑之獄。欲輕則釋。欲重則重。皆成疑獄矣。乃欲化洽政治。豈可得哉。若其果疑之者。遷延無斷。有就徑行之中而死者。有及十餘年而不決者。犯罪之家。苞苴私謁。所費不貲。犯罪之人。久拘囹圄。所苦無極。漢諺有之曰。畫地為獄。議不食。非虛語也。今雖未至于此。亦宜立法防之。伏望陛下溥班明詔。爰示百司。凡資財可以取。可以無取者。明開其義。減半而取之。凡資財可以與。可以無與者。明開其義。減半而與之。凡事可以行。可以無行者。明開其義。以便民從事。凡疑獄可以輕。可以重者。明開其義。從輕而決之。凡常獄易決。而儻有贓污弄法者。幸從臣

先所謂慎名器杜利門之法而行之。則自當絕矣。若夫愚昧不俊。則有憲職在焉。如是而清俗澤下之道自成。因威示恩之理無虧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七

治道

元成宗大德七年。鄭介夫上奏曰。欽惟聖朝布威敷德。臨簡御寬。極地際天。罔不臣服。混一之威。曠古所無。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間。得人一統者。惟秦漢晉隋唐而已。秦隋晉以貽謀不遠。旋踵敗亡。漢唐雖傳數十世。其間又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統。其難如此。而能保於長且久者。又難如此。毋謂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秦相因。離合相仍。大有可憂。可慮者存也。昔賈誼當漢文宴安之時。猶為之痛哭。為之流涕。為之長太息。方今之勢。恐更甚焉。安得如誼者。復生為朝廷畫久安長治之策。今觀朝廷之上。大臣則悠悠然持祿而頽望。小臣則惴惴然畏懼而偷生。含胡苟且。以求自全之計。玩歲愒月。以希遷轉之階。誰肯奮不顧身。出為百姓分

憂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謗。不能自容於時矣。都堂總朝廷之樞柄。謂宜立經陳紀。為萬世法程。進賢退不肖。殖邦家根本。制禮作樂。以黼黻皇猷。崇文興義。以變移風俗。當今之急務也。卯聚西臺。因循度日。案牘紛填。剖決不暇。間或舉行一二。下侵有司。又皆不急之細事。殊欠經遠之宏規。臺察乃朝廷之耳目。振刷風采。修立紀綱。錯舉枉直。扶弱抑強。職分之宜然也。民寃載路。十詞九退。賄賂充斥。掩耳不聞。縱豺狼之肆暴。取狐鼠以塞責。設膺搏擊之名。殊之風憲之體。六部乃朝廷之手足。宜思官盡其職。職盡其事。可也。言乎吏。則銓衡之無法。言乎禮。則文選之不興。言乎刑。則奸慝之滋甚。言乎戶。則賦役之未均。言乎兵。則運轉之無方。言乎工。則規畫之不一。使賈生身今之時。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又何如其長太息也。高見遠識之士。雖以斧鉞在前。刀鋸在後。其能自己於言乎。數年以來。固有

指陳事實。傾吐忠蘊者矣。雖措辭不無純疵。言事各有銳鈍。中間豈無一事可行。一語可採者。往往堆案盈几。畧不省察。類皆送部置架閣庫而已。聞者扼腕。誰肯為言。於是忠直退。諛佞興。或陳說田土以要利。或進獻珍奇以希賞。或賦述大都。頌稱一統。而得官陞職。是皆無益於理亂。所當類入架閣者也。而返獲嘉賓優容之厚。張齊賢以洛陽布衣。太祖引見賜食。謂不如是。則上無以推納諫之誠。下無以作敢言之氣也。今朝廷合奏之事。委積滿前。動異決旬。半載不得聞奏。而得奏事者。又僅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數人而已。言官諍言。莫得一觀清光。所陳無問可否。若抑而不奏。則於為廢紙。或事有緊切。合從便宜者。必待送擬完議。宛轉遲誤。久而不決。則遂至乾休。上意不得下達。下情不得上通。萬幾之來。何由盡知。此古今之通患。有國之大戒也。介夫幼勤于學。長習于吏。備負儒泮。僮蹇無成。侍直禁垣。

有年于此。田野之艱難。朝廷之利害。嘗歷既久。靡不悉知。曾中抱負。頗異凡庸。雖迹近權門。不善造請。故碌碌無聞。少有知者。欲緘默無言。則上負明時。下負所學。縱瞋目張膽。羅縷自陳。則不免東之高閣。否為刀筆吏。覆醬甌而已。古語有曰。樵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或冀一言見聽。可為消涖之助云爾。如言而足取。則施之時政。必有所裨。言無可采。亦宜恕其狂僭。以來諫諍之路。輒以所見。列為一綱二十目。條陳于後。謹投中書省御史臺以聞。仰干宸聽。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一儲嗣。儲嗣一事。寔為當今急務。自三代殷周以來。人君即位之初。必先定儲嗣。所以示根本之固。杜覬覦之心也。昔漢高帝欲易太子。封孫通諫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漢文帝即位三月。他事未暇議。有司請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杜稷。不忘天下也。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方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今四海無虞。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可謂明治亂之原。知國家之體矣。欽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德業方隆。億萬斯年。正當發軔之初。而拳拳愚忠。首陳儲建。則似乎不急不切。然揆古度今。未有如茲事之急且切也。朝廷之上。不知為古今常行之故實。往往視為希世之曠典。雖心知其事之必不可緩。相與鉗口結舌。莫敢發言。此愛君憂國者。重為之寒心也。今皇太子天性聰明。嫡而居長。神人協贊。朝野歸心。宜早建儲官。正名定號。所以尊崇宗社。所以培植國本。所以鎮安天下。聖朝萬世不拔之基。實係於此。昔齊桓五子爭立。而霸業遂微。晉獻讒廢申生。至國亂數十年。始皇以扶蘇不定。致使滅宗。惠帝以繼子不明。幾至易姓。自後由此而敗亡者。未可勝計。草茅之士。

猶不能忘情而秉鈞當軸之臣。畧不及此。何邪。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澄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皇太子嗜欲未開。心術未定。宜選擇端人正士。以傅翼之。與之居處出入。教以漢兒文書。使通古今。治亂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偽。所謂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今民家有十產之資。便欲延師。訓子為持盈守成之計。孰謂善謀國家者。不如一家之謀邪。古者建東宮立太子。將以表異。示尊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親疎。畧無差別。昔晉申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以為不宜。况可同名。號我杜漸防微。尤宜禁絕。上下二三十年。國家之興廢安危。未有不因儲嗣一事。鑒前代已然之失。為今日庶政之先。速定大議。使天

下曉然知之。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天網既求。其餘事務。次第舉行。則宗社幸甚。

一任官。古者任官之法。由儒而吏。自外而內。循次而進。無有僭踰。今中外百官。悉出於吏。觀其進身之初。不辨賢愚。不問齒德。實緣勢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趨前。無力者居後。口方脫乳。已入公門。目不識丁。即親案牘。區區簿書。期會之末。尚不通習。其視內聖外王之學。為何物。治國平天下之道。為何事。苟圖俸考。爭先品級。以之臨政。情無所知。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不知為學。豈知為仕。心術既差。氣節何在。今隨朝吏。真通儒明吏者。十無二三。天下好官。盡使此輩為之。甚可為朝廷名器惜也。夫吏之與儒。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儒不通吏。則為腐儒。吏不通儒。則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儒術飾吏

治正謂此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即名為儒。何嘗違學業之深奧。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即名為吏。何嘗知經國之大體。吏則指儒為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指吏為不通古今之俗士。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折為二事。遂致人物之冗。莫甚於此時也。今隨朝自部典吏。轉為省典吏。又轉而部令史。部陞之院。院陞之省。通理俸月。未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處州縣以吏進者。年二十即從仕。十年得補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從九。中間往復給由待闕。四十餘年。才登仕版。計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曠廢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進者。自縣教諭陞為路學錄。又陞為學正。為山長。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選隔在選坑之中。又非二十餘年不得銓注。往往待選。至於老死。不獲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老且

及之矣。望為少年相。黑頭公。必不可得也。今內任以三十箇月為一考滿。即陞一等。又多是任遷轉。外任以三周為一考。三考得一等。又有給由入選。待注守關之歲月。六年才歷一任。十八年得陞一等。淹滯莫此為甚也。且即所見言之。如前德興縣邢主簿。竭職奉公。政聲頗著。去官之日。不辦舡資。亦可謂能吏矣。無力求陞。止淹常調。且累任困於錢穀官。今天下之公勤廉幹過於邢者。甚不為少。當路為兩童。未嘗及之。如前禮部高顯卿。乃侯司卿。根前提胡床小廝。既無學識。又乏德行。不知稼穡。不習刑名。僅十五六年。已致身於四品。今鸚行間。出於後夫賤。繇若高之輩者。不堪縷數。雖知之。莫有指斥之者。懷能抱德。沉沒下僚。駑才妄子。遽登樞要。似此不公。可為一慨。昔宣帝以太守為吏民之本。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畝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

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太宗謂養民惟在都
督刺史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如路府州縣之官。實百姓安
危之所係。若以內為重。以外為輕。是不知為政之根本也。久任
於內者。但求速化。不歷田野之艱難。久任於外者。惟務苟得。不
諳中朝之體面。今朝廷既未之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弊之策。
在朝宜少加裁抑。在外宜量與優遷可也。今後州縣吏。自當盡
取之儒學子弟。每歲令風憲官選其行止無過。庶能可稱者。貢
補省部典史。縣則補於部。州則補於省。滿考。則部典史。發充外
路司吏。省典史。發充宣慰司令史。又每歲擇其上名。貢補六部
寺監令史。滿考。則發充各省令史。並令依例入流。其臺院令史
從外任。八品官。選取。其省掾。從外任。七品官。選取。通理內外俸
月。以定陞黜。縣教諭與路司。又同資。路學正與宣慰司令史。同
賞。各從所長而委用之。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並內外互
相注授。歷外一任。則陞之朝。隨朝一任。則補之外。凡任於外者。
必由內發。任於內者。必從外取。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
不致扞格。內外無分於重輕。雖不能盡選舉之規。亦足以救一
時之弊也。

一選法。選曹乃治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之地。至其不輕選者。選擇
之義也。古之選法。選其能者取之。不能者去之。今之選法。但考
俸月之多寡。定品給之高下。如是而已。有虞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成周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不聞三年必轉
一官。三考必陞一級也。選法弊壞。莫甚於此時矣。夫貪汙無行
者。皆行險僥倖之小人也。同流合污。而譽每歸之。廉介自守者。
多與俗寡諧之烈士也。疾惡過甚。而怨每歸之。惟在上之人有

以辨明別白之耳。今必待被告經斷方指為貪污。則人之實貪污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於告訐者。比比皆是。如路總管李彙兒赤劉幹勒之徒。歷任之初。家無儋石之儲。身有幹脫之債。今皆田連阡陌。解庫鋪席。隨處有之。非取於民。何從而得。凡此者皆實貪污而未嘗經告者也。及其滿替貪廉無別。一體緣由求仕。彼貪污者家計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縱賄。無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廉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給。至二三年閑廢於家。雖已給由。無力投放。及文書到部。復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選。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飢寒不免。則急進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體履保勘之撓。是朝廷誘人以奔競也。今大小官正七以上者。省除後七以下者。部注。然解由到省。例從部擬。吏部由此得開賄門。如散官職事。互有高低。有力有趨。則擬從其高。力孤援寡。則擬從

其低。雖以土木偶人及考亦得陞階。更不問為人之賢愚。若官之能否。何如也。既以入選。公然賣關。以關之美惡。為賄之高下。各官諫吏相為通融。私門簽下。分擬名關。無力之士。甘心於選。遠錢谷之除。遂致勾欄倡優。以有才為有財。以前資為錢貲之戲。每於注選時。莫不爭求其地之近。關之美。而遠遠接連鈔庫去處。有十餘年不得代之官。民間有云。使錢不慳。便得好官。無錢可幹。寧做好漢。因此各思苟利肥家。以為榮進之計。誰肯忍苦吞飢。自貽疏遠之斥。未免相胥為不廉矣。是朝廷導人以貪。吁也。選法不公。難以條舉。且即所見言之。如丘恢。丘總管之子。父存日。已授崇安縣尹。因奸囚婦。斷罷不叙。居閑八年。父歿之後。改名丘魁。自稱白身承蔭。再授寧都州同知。聞者莫不駭笑。如孔文昇。係浙西廉訪司書吏。延按常州。改作文聲。虛稱歷任

學正滿考自行體覆。捏合入府州選。又以宣聖子孫即陞太平路教授。際命已下。猶在憲司勾當。如此詐偽。而省部更不完問。實為孔門之玷。風憲之羞。又如牟應復。輕薄無行。傲狠不才。初歷下州學正。厚賂閭承旨。保稱亡末。故官之子。便得攬陞路選。自是援例者。但夤緣翰林集賢院。求一保關。不問人物根脚。即加虛獎過褒。關節既到。隨准所擬。小有不完。必遭踈駁。非才者陞遷。負能者淹屈。欲望選法之清。人材之感。不可得也。古者自州縣官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為常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為別里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為兩途邪。緣常選所除。非出天子之意。而別里哥所用。又非中外推許之人。所以不能歸一。若盡以

別里哥不得預常選之列。則是天子之言。得制於省部之手。太阿之柄。幾於倒持矣。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唐太宗嘗列刺史之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古者選官如此。其精且嚴。猶不能盡得其人。今之所謂守選法者。常選少一月。一日。必不許陞。歷任雖多。而根脚淺者。通理必降。別里哥盡指為無體例。難以定奪。殊不知常選中。大半非才。俱可涉濫。而別里哥選中。豈無一二可用之人才耶。不嚴其選。而嚴其格。不清其源。而澄其流。是不識古人選法之意也。今宜先擇風憲官。委令常加體察。除賊濫正犯之外。有能軟不勝任者。行止不應者。惟薄不修者。依阿取容而無所成立者。並許彈罷。有德行可以廉頑立懦。才幹足以刺繁治劇。但一事可稱。一行可取者。並許摘實。

薦舉。依古法。分為上中下三考。書上考者。陞。中考者。平遷。下考者。降。不入考者。黜。從憲司。上下半年。或每季終。造冊開呈。都省如各官根脚。年甲籍貫。三代。已載元除。在任實跡。已見考書。解由之內。不必贅寫。止稱歷過。俸月足矣。至今選家聽聽。不許親責赴都。各省逐月類咨。差官馳驛入選。令選曹自計考書之上中下。以定黜陟。誅賞。然後照關鈐注。將合授宣敕。發付各省。於元籍標散。賢能者。不待致力。而自陞。誰不知勸。愚不肖無所容私。而被降。誰不知懼。賞罰既公。衆心自服矣。如民生休戚。官吏賢否。既已責任憲司。又有監一察御史。不時差出問事。何須重復遣使。施行郡邑。但每歲委清幹官。按各道。專一體問風憲。僚屬有政事。無取舉劾不公者。比之有司。罪加二等。如此行之一年。選曹不得而賣關。任人不得而計置。臺察不得而徇私滅公。

此絕弊律之要道也。

一鈔法自漢以來。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續蔡京又請創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會子之舊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以利國濟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錙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計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能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為母。輕者為子。前出者為母。後出者為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為母。銅錢為子。宋以銅錢而權交

會之重。交會為母。銅錢為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為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為母。中統為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為母。小鈔為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識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今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革。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庶於取民矣。殊不知一貫出。二貫入。鈔行民間。僅有三分。而民間之鈔。及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得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倒昏鈔。既皆付之丙丁。則鈔本盡成虛捨矣。况外路倒換。到合燒之鈔。貴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稱為料鈔。一婦煨燼。誠為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捨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日少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者歲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明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扶至元之輕。以整一時之弊。鈔母既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却以民間所出夏稅折糧課程。贓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

卷之六十一

支持賞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為實用。而鈔散天下。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既正。更議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決非經久。造銅錢。而不行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不以為便。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為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賣將。水火不能銷滅。世世目之。以為通寶。使法不可行。則上下二三十年間。滅棄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偽造者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

今天下真偽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不償所費。則造鈔所得工。蓋三分。必不了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費也。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為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為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即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異議之原。皆由內外官吏。以利國為重。利民為輕。以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產玉出金。尚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豈見施行。謂其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為民間十分之利。或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蒙。已成膏肓。民生日蹙。受害日臻。國家雖富。將焉用之。愚今請造銅錢。以異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

將以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為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為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為一時之權宜。錢為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即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銅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懷十文鈔而出。雖買冰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即此已為明驗。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指陳厚利。不足以聳動朝廷之聽。昔右丞葉李請造至元鈔。謂中統一張。僅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張。抵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益。自可獲五倍之利。以此唱國。遂行其說。豈知遺弊至于今日。鈔價既賤。而偽造更廣。

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勝其害。實為誤國之謀。而當時遽以為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恠也。已聞言者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即葉李之策也。若如所言。則他日至元之弊。尤甚於中統矣。亡宋自十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為官會。以至于國亡不救。此覆轍可鑒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鑄銅錢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鈔云一伯文。乃百銅錢。今民間稱為一錢。一貫文。乃千銅錢。今民間稱為一兩。是一錢准為百錢。十錢准為千錢也。若以銅錢一錢。自作一錢之用。則物直鈔一伯文者。可以一銅錢買之。各處月申時估云。物一斤。該鈔二錢者。今律以本色銅錢二錢。則二伯文鈔可得物一百斤。以元價計之。省鈔一十九貫八伯文。是錢有百倍之利矣。既利於國。又便於民。猶復議擬久而不決。甚可

為國之謀臣之數也。如准所陳造新鈔以扶至元之輕。罷倒換以全國家之利。鑄銅錢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無以加此。玠夫前任湖湘司。任後下僚。區區忠愛。無由自達。欽觀累朝詔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省聞奏。在外者經由有司投進。遂於前陳。已唯太平榮內言。有不能盡者。摘出鈔法抑強戶計。僧道四事。罄竭底蘊。赴湖南廉訪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善。靳於轉達。言劇明切。竟淪故紙。今附錄于各項之後。縱不獲遇於一時。必將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官大臣。能以致君澤民為心者。當有取於所言。切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富。國富則天下自平。用銅錢雖未親近利。且以富民為先。欽觀先皇帝立尚書省詔文內一款。節該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

舉相資信而有證。欽此。銅錢初行。民間得便。歡聲溢于閭里。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欽觀詔旨。罷用銅錢。節該雖時寒使。用便於細民。然壅害鈔法。深妨國計。欽此。切詳詔意。求嘗不以用錢為便。何為於國有妨。只此一語。可見奸臣之誤國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便於民。即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喜安。有便民而反妨國邪。為今之計。不必取民之資以富其國。但因國之資以富其民。是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當思古者民何為而富。今者民何為而貧。貧富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苧雜麻。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時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營而不慮。今窮山僻壤。鈔既難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問。若肯物還鈔

則零不肯貼。欲盡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妻
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在家藏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盡。而利
盡。歸於商賈之輩。民安得而不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
代舊錢。散在民間。如江浙一省。官庫山積。取資國用。可抵天下周
年之稅。非為小補。二則市廛交易。最煩貼換。雖三尺孩童。亦可
入市。免有挑偽底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
出者貨也。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疇零計。民不可
以得國鈔。若使疇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
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
毀。隨處變賣。鎔化為器。或棄有用之寶。淪為無用之銅。深為可
惜。三則市井懸遷。難以確貼。店鋪多用鹽包紙標。酒庫則用油
漆木牌。而在風俗。皆然。此則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

蘇宿會。無得小鈔。或留無以當。或以准折村落細民。出市買物。或
者負穀粟。或袖携土貨。上錢之貨。不得五錢之物。或應買一錢
之物。只得盡貨對換。此則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
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銅錢誠不可廢也。即今民間。所在私用
舊錢。准作廢銅行使。幾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純使廢錢交易。
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嚴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
行。頗是利便。愚嘗忝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文。准中統鈔一貫。
一分一錢。極為酌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貫。鍊中
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三
相等。自無偽鑄之弊矣。蓋各處爐冶器。曩已有規。可獲錢鑄。既
見管外。仍設官旋造。嚴禁民間擅鑄銅器。見存之銅。是不可僅用。
銅坑所出。更無盡歲。將見國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歲。觀荷以

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每國課也。朝廷之柄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可為長太。息可為痛。果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偽鈔耳。偽鈔遍滿天下。而朝廷不勤念。未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鈔二百萬錠。發出各省。倒操舉化為灰。止存工墨鈔三十萬錠而已。今民間富家巨室。庸僧繆道。豪商鉅賈。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萬錠者。合而言之。箱篋蓄藏。何上一百千萬億計。非偽鈔而何。善為偽者。與真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嘗留杭。見買膏者。就庫倒出。辨鈔於店戶使用。反覆觀之曰。此偽鈔也。試代以偽。反忻然而受之。視人習於市。善為不能辨。况乎鄉落小民。昔在任達。嘗推問偽鈔。公稟犯者。謂一定工本。可以造鈔數百錠。獲利如此。人豈得不樂為之。

貽湯火。亦所不顧。如不以為然。但更改鈔法。悉令舊鈔赴官。換新鈔。必數百萬倍。遠出於元數鈔本矣。又嘗考之。自周漢以來。皆用錢幣。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繒。為皮幣。後漢光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章帝時。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帛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或間以鐵素。不聞用鈔也。至宋朝。寇賊剽劫。蓋交子以權一時之宜。因而行於中國。識者謂紙錢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下長矣。不謂聖朝立法。不采乎古。而循襲亡宋之舊。誠為可惜。愚於讀書之暇。反覆細繹。頗得異說。既之權位。雖有其榮。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環絳抱腹而已。以欲為鈔。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改法。宜倣古用幣之意。以鑄為之。國家立局置匠。起模依鈔樣。織成方幅。每貫自為一券。約以

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以六舍。其貫文就機織成。却以五方印色關防之。取青於極東。取紅於極南。取白於極西。取黑於極北。取黃於中土。五色備具。非民間可得之物。雖欲偽為。將焉用之。然織者可作大張。難製小幅。零用自有銅錢。不必小鈔。若朝廷出納。則代以輕貨。此即子母相權之說。一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二則偽造者不得為之。三則免倒換燒燬之煩。行之數年。成多損少。其鈔自不可勝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錢決不可用。鈔決不可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雜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強國。可以解歲飢。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太平。真久安長治之策也。雖是羣言。專者誰適為謀。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悠悠。取為改之大患也。深慮廢錢日銷。偽鈔日廣。國計日削。大柄日移。其流禍豈淺淺哉。伏願賢相名卿。其疾圖之。天下幸甚。

甚。

一鹽法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煮海二事而已。鑄銅為錢。固乃國家之大計。煮鹹為鹽。雖知為重。而未得規畫之方。今隨處立運司。各場置令丞。實以課程浩大。必須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為害民間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且如福建一道。僅抵淮浙一場。周歲辦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首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攢人吏游食之徒。不計其數。惟吞食鹽戶而已。今各處運司官吏。每歲輪番分司給散工本。雖曰日名。其實陽散陰收。纔併開煎。即以守催監裝開竈起火。住火。以附考較封埋。巧立名色。百計糾擾。場官因而倍取。鹽戶必須應付。又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為羣。未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隱

殺戶之富者尚堪少延。貧者無措。必致私煎私賣之弊。官司追
搜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即日逃戶已多。不敢申明。正令同
竈。蓋丁代辦數年以後。必盡逃矣。此蓋司之設。不便於蓋戶也。
商旅販賣。所以流通鹽法。助辦官課。令運司賣引。蓋倉支鹽。則
有照引散帖。百種需求。乃得支發。繁節去處。又設批引官索。應
求取。悉行刁蹬。至地頭。行賣。又差拘收引。索檢校多餘。無非漁
獵客人而已。若蓋價高。運司官吏。競名先行。撓買。或蓋價低。則
勾蓋商。聘賣。及有上司。口與權要之家。挾勢奪買。必須先儘數
足。而蓋商有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耐其引數。需要答頭
錢。以客旅與官府交易。之。目疑忌。豈可更如扶持。此蓋司之設。
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私蓋。併速場。毀速。寬立。團煎。煮。殊立
團軍。巡。為法。可謂嚴。大。但團軍。徵一。更易。何所願。藉。附。團。數

十里。雖犬不得寧。甚至掠人殺牛。搗肥居民。無所不為。其能保
私蓋之不漏乎。又有蓋司差人及管軍頭。目巡蓋。絡繹鄉村。問
遇見有蓋。不審虛實。便指為私。從其詐騙。則免公庭。少不依隨。
遂成實禍。及有正犯到官者。設無賄賂。監禁經年。轉指平民。連
逮無已。溪壑既厭。盡皆撒放。或至漕斷者。無非窮民。斷沒家財
一半。多不過五七貫而已。有援者。咸得清脫。無力者。必至於罪。
此蓋司之設。不便於百姓也。運司之法。凡有私蓋。生發。罪及州
縣正官。蓋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何異池魚之殃。
兼蓋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致有一尋。憤責私蓋。無賴之徒。結
構蓋司。上下容情。縱令不軌。無所畏懼。及與附場民戶。交參住坐。
便作竈戶。業戶等名色。聚同影占。又有民稅。詭寄規避。差役。凡遇
有司追會。詞訟。庇稱蓋戶。阻撓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約。問之事。

即以辦課推辭。動經歲月。不得杜絕。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官府也。煮鹽推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但知為國興利。不知為國省力。總其所入。為數雖多。扣其所出。已費不少。何異以羊易牛。猶謂之得樂耶。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月支俸給。般運水脚之費。通以價錢准除折筭。而官司月過本錢。將及一半矣。此則大不便於國家者也。夫畜貓防鼠。不知饒貓竊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饒貓惡犬之為害也。宜先去之。則鼠自穴藏。盜亦屏迹矣。唐劉晏專用推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為先。又謂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住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責則減價鬻之。謂之

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之。民不困弊。此已驗良法。古今不能易也。為今之計。不必立竒求異。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蓋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行革罷。併入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充權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發取本處有抵業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於逃亡。竈戶可息於追剝。民戶亦免團巡。驅逮之擾。既無所擾。自皆樂於應辦矣。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者。方為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如工本實為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苛虐。已云幸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鹽引預於春季作一次發

下諸路給散各鄉官收管。令客人往於收益去處支買。依時價
兩平交易。聽從他處發賣。隨所至繳。益引自可革去。買引攬引
支益分例批引過關一應之弊。商人獲利既厚。則販者必多。而
民間亦可得賤益食用也。古今益法。不過為辦課耳。使課而無
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今益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
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戶。既省一併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
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至於戶目。當而賦益廣。益日多。而利
益博。他日之增。豈未可以限量計也。一由國惠民之道。已盡於此。
一厚俗。切自三代漢唐以來。曆數延長。中經變亂。至於臨危而
獲安。垂絕而復續者。皆由風俗淳厚。人心固結。苟以維持扶植
之也。賈誼曰。化行俗定。則皆願行而心利。守節而仗義。至哉言
乎。禮義不亨。廉耻不興。風俗日薄。人心日漓。如人之一身。已無

元氣。安能長久。風俗乃國之元氣。國祚脩短。係乎風俗之厚薄。
所關甚不輕也。知為政之要者。當以移風易俗為第一義。夫移
風易俗。莫大於禮樂教化。昔魯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自開國以來。今且百年矣。周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
移。自混一以來。今將三紀矣。以時考之。則可興禮樂。崇教化。變
風俗。不可謂之太早計。而朝廷上下。畧不及此。苟且一時之謀。
不思萬世之策。甚可謂長太息也。夫治國猶治身。既未能補養
元氣。使之杜實。宜先去其蟲賊。不致於損傷。則可矣。且即數端
大壞風俗者言之。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王化之基也。今街市之間。設肆賣酒。
縱妻求淫。暗為娼妓。明收鈔物。名曰嫁漢。又有良家私置其夫。
與之對飲食。同寢處。畧無主客內外之別。名曰把手合活。又有

典買良婦養為義女。三四羣聚。扇誘各官。日飲夜宿。自異娼戶。名曰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爭相倣效。此風甚為不美。且抑良為賤者。待告而禁。終不能絕。若命有司。覺察或許。諸人陳首。但有此等。盡遣從良。有夫縱其妻者。蓋因奸從夫捕之條。所以為之無忌。若許四隣舉覺。俾同奸斷。或因事發露。則罪均四鄰。自然知畏。不敢輕犯。此可以厚俗之一也。古者嫂姪不通問。所以別嫌疑。辨同異。今有兄死未寒。弟即收嫂。或弟死而小弟復收。甚而四十之婦。而歸未冠之兒。一家骨肉。有同聚麀。兄方娶妻。而弟已有垂涎其嫂之想。嫂亦有顧盼乃姪之意。妻則以死期其夫。弟則以死期其兄。閨門之醜。所不忍言。舊例止許軍站。續又令漢兒不得收。今天下盡化為俗矣。若弟可收嫂。則姪可收嬸。甥可收姪。子可收姆。伯可收弟婦。但有男

女之具者。皆可為種嗣之地。縱意所為。何所不至。此風甚為不美。除蒙古人外。所宜截日禁斷。有兄亡而嫂願改志。及守志者。並聽。如叔以為妻。則比同奸罪。更加一等。此可以厚風俗之一也。夫紀綱名分。禮之大經。賤以承貴。下以事上。明君子小人尊卑之分限也。今有人家年深奴婢。或需求不獲。或索去不能。欺蔑傲慢。不聽驅使。才加捶撻。便成讎恨。未免巧撰非違。以誣其主。官府未明其虛實。主奴必湏同跪于庭。或攀指閨門。婦女賤不分。污言無忌。縱得解釋。何面同羞。况南北之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役者即為奴婢。各因其俗之舊。則化易行也。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若縱奴告主。名分不立。此風甚為不美。除謀反大逆。謀故殺人。許令陳首。其餘一切事務。並不得告。有司亦不得受。此可以厚俗之三也。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之能易。今有父母俱存。而諸子便已分居析爨。又有職官歷任。棄父母而携妻子。昔人三釜之祿。為養親也。不顧其親之養。大行已虧。安能治民。又有父母祖父母訃音入耳。略無哀容。或馳舟奔喪。而居官自若。又有親方垂絕。不事津送。且取婦聘女。恣為酣歌。又有鶴髮之親在堂。而牽於求名營利。至十數年于外。而喜懼罔知。畧不動劬勞之念。此皆絕滅大倫。去禽獸者幾希。夫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又云。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未有薄待其親而能厚於他人者。此風甚為不美。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由身先之也。又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祀。烝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也。伏望檢討舊典。親行享廟之儀。此謂追遠而民德歸厚矣。仍

今天下無論官庶之家。有親在而諸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坐以不孝之罪。凡遇父母祖父母之喪。並令守制終服。如有告閑養親。或棄官廬墓者。各從所性。俟其孝行顯然。則優加褒獎。此可以厚俗之四也。父子夫婦。乃三綱五常之大者。百世不能以損益也。今鬻子休妻。視同犬豕。賤賣貴買。略無惻隱。雖有抑良買休之條例。而轉賣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實為軀口。受財者則易其名曰聘禮。實為價錢。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極為可憐。是朝廷虛視其禁。而明開其門也。夫民之安於田里。而不好作亂者。以妻子可戀。生理足惜耳。若父不以子為子。夫不以妻為妻。朝為骨肉。暮即岐路。六親不保。恩情已絕。推是心以待。則子棄其父。妻棄其夫。弟棄其兄。為下者疾視其長上。綱常之道。蕩然不存。

此風甚為不美。所宜嚴行禁絕。無分買者賣者。引至者並令一體
耕治。并坐本貫官吏。以虧失戶口之罪。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
此可以厚俗之五也。古者定服色。所以明貴賤。陳卑高。今衣冠
一體貴賤不分。服色混雜。尊卑無別。如繡金龍鳳。帝服也。而百
官庶人皆得服之。明珠碧鈿。后飾也。而閭閻下賤皆能效之。若
騶從廝役。囊有一金者。便可以乘肥衣輕。雖德行道藝。無儲
粟者。亦甘於徒步。敝緼如至奴。同出先與後之分耳。或聯行並
轡。不辨誰主誰奴。官吏雜處。坐與立之殊耳。或閑居促席。不知
孰官孰吏。上下無差。冠履倒置。此風甚為不美。宜以九品之官
定為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為六等。下而臧獲。定為一等。使服
飾各安於分限。貧富不得而僭踰。此可以厚俗之六也。凡此數
者。皆時政之急先務。邦國基本。實繫於斯。願在朝廷力行何如。

耳。德風所加。靡如草偃。今行禁止。誰敢不從。所謂道以政齊。以
刑。民知遠罪而未至。革心化行。俗變之餘。所謂道以德齊。以禮。
民日遷善而不自知。風俗既淳。人心自固。各遵德義。視法如讎。
欲挽回唐虞三代之風。不難矣。

一備荒。凶年飢歲。古不能免。每每亂亡。由此名之。是以牧民之官。
常切究心。備荒之策。至甚詳密。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也。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故堯有九年水。湯有七
年旱。天下不至於亂。民生不至於乏者。以備之有素也。國家混
一以來。年谷屢登。民無菜色。間有不稔。未見深害。所以上下偷
安。不為經久之思。萬一遇大水旱。大凶歉。饑饉相因。骨肉不保。
戶口星散。盜賊雲起。將何策以救之。今民間一年耕僅了一年
食。雖有餘糧。亦不愛惜。如近年河南小荒。江淮一水。便已蕩析。

流離無所依歸。今年山東八路被灾。關食朝廷撥降鈔三萬錠。委官計戶見數。大口二斗。小口一斗。賑濟兩月。續據報到關食戶四十六萬四百餘戶。大小口一百九十萬四千有零。該米六十七萬三千九百八十石。折支鈔三十三萬四千八百餘錠。亦可謂善政矣。然民生不可一日無食。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飢以需賑濟。若待所在官司申明聞奏。徐議拯拯之術。展轉遲誤。往往流亡過半。此不可一也。灾荒之地。自冬而春。春而夏。直至秋成。方可再生。縱得兩月之糧。豈能延逾年之命。此不可二也。天雖雨玉。不可為粟。家累千金。非食不飽。若給以見糧。猶能濟急。今散以鈔物。非可充飢。縱有鈔滿懷。而無米可食。亦惟拱手斃死而已。官雖多費。而惠不及民。此不可三也。無預備之先謀。至臨危以立策。雖有上智。無如之何。今京都之下。達官大家。亦無儲

蓄。百工庶民。皆是旋糶。以饋朝不謀夕。只今米多價平。尚且不給。設使價起。更值凶荒。五五為填溝壑之餓殍矣。此皆可為甚慮者。而執政恬然。不以加惠。識者為之寒心。伏觀至元新格。諸義倉。本使百姓豐年儲蓄。以備年食用。此已驗良法。其社長照依元行。當復修舉。文非不明也。意非不嘉也。越十三載。未見舉行。朝廷泛然言之。百官亦泛然聽之。不過虛文而已。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以為便。二千年間。皆則而效之。朱文公嘗行於浙東。取為得法。每歲秋成。官司給錢。依時價收糶入倉。次年既時。依元價出糶。錢復歸官。官無所損。而民有所濟。備荒之策。無出此者。然此法不可行於今矣。何也。貪官污吏。並緣為奸。若官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打算計點之擾。及出入之時。又有剋減百端之弊。適以重困百

姓也。宜於各處驗戶多寡。或一鄉一都於官地內設立義倉一
所。令百姓各輸已粟。自掌出入之數。不費官錢。可免考較。民入
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價。不費於公。亦無損於私。雖不若官支
價錢之為便。然為倣古酌今之良法也。猶慮風俗不古。急義者
少。豪家巨室為富不仁。惟想望飢年。可以閉糶要價。誰肯以陰
德濟人為心。若令自願。必無應者。亦須官為立式。有地百畝之
家。限以一歲出粟一石。如有好義願自多出者。聽悉令出。等甲
戶。執其綱領。擇鄉里能幹者。效其驅馳。歲添新粟。則於廣倉廩。
每遇闕乏。如取諸寄而已。夫收支出入。既無預於有司。若其規
畫未至。必須助以官府之力。或掌事任勞之人。自有侵欺。宜令
司縣官依竊盜例科斷。追理。或司縣官因而挾勢借債。宜令巡
按官依枉法贓例定罪。徵還本色。若所在官司有能勸率成效。令

合屬上司開具保舉。優加陞賞。誠為安民定業之長策。經邦貽
謀之要道。雖言迂緩。而事實急切。如今年之荒。特其靡耳。所
可憂者正在他日。毋謂不及於目前。而蕪然置之度外也。然此
事非二三年未能有成。而目前之急。必思先有以救之。廟堂之
上。皆知為今日急務。不迴坐待其斃。未聞處置之方畧。雖官司
賤價賑糶。以有限之米。應未已之荒。長計將安出。若勅令隨處
富家平糶。則流害滋甚。大戶縱賄而求免。小戶力貧以奉。徒
資官吏之買賣。初無濟閭里之危急。言者請給鹽引和糶石米。
往年發珠子引。益高失。陷至今怨黷。豈堪再虐。以米引邪。縱令
優利。數倍亦所不欲也。今被災之處雖多。而江淮湖廣亦皆稔
熟。及此收成之餘。急為立法收米四百餘萬石。半運赴都。半留
隨者。以備明年之荒可也。宜倣漢時輸粟為郎之例。發下棧七

品正從八品虛名勅牒四千道實擬散官選授職事分給行省
填名類報從七一千道每名米六百石正八一千道每名米四
百石從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萬石天下
之富而好名者皆爭趨之既非常調亦無礙於選法也又做宗
時官賣度牒之例除西番僧外發下度牒三十萬張散之各路
允為僧道悉令倒給自至元十四年始截日終出家者每名入
米十石可得米三百萬石歸附以來僧道兼無憑據糧不輸官
儲積愈厚使少出所餘以濟飢歉亦無損於教門也二者但費
朝廷之一紙不動聲色而數百萬糧可立而致矣舍此不行他
未見其榮也夫鬻爵濫時雖非令典稽之古史亦匪創行然可
輒不可常也度牒之法本後出家者每人納米四十石永著為
令寬以二三年義倉既成儲蓄自富可高枕而無憂矣

一定律者所以齊天下之勳至公大定之制也皋陶作士明于
五刑穆王割書罰屬三千網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
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
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也今
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
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
力俱到則無所可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宜宜慙
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隋之以刑也
欲強其無犯得手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過
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
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教有條今雜採類編刊行成帙
曰斷例條章白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

年間之例。按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按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給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譏。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師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釀者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羣畜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教人。必不可赦。而每歲被禿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一百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艱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鄰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

與鄰。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競。業在豪家。終為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相刑名為重。而婚田錢債畧不加意。殊不知民間爭競之端。無不始於婚田錢債。而因之以至於奸盜教人者也。憲司延按。每以罰為重。而一切民訟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賄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年九換。莫知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政。人自為國。今正官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通教所。又有宣德院。德政院。

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未相統攝。允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詞大務。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私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也。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甚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耳。修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今有司歸問。似望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一刑賞。夫慶賞刑威。國之大柄。刑威不加。則人無所畏。慶賞不明。

則人無所慕。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賊吏。蓋賊吏為患。甚於酷吏之肆虐。酷吏雖為少。德人猶得而避之。賊吏徇私滅公。人之受害尤甚。國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達。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賊吏有以壘之。先去賊吏。猶除草必先去其根也。賊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定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既不能革其心。使自無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不敢犯。是為兩失之矣。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負困於路賂。終老無受教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可遠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為貪耳。復何所惜。欲責以無貪。不可

得也。若其家業已成。其富已富。雖除名。雖殿三年。亦不介意。近見江西有路司吏。因賊情事。受鈔五百錠。金銀一箱。一多事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謂累路吏。月日老死。不得一官。不若多得鈔物。可謂富家翁也。又見各處有州縣官。不顧名節。縱意侵漁。大小民訟。商賈納賄。不辜而因小賊告發。雖行定罪。停罷。今在閑居。已成巨室。縱不再仕。亦可了終生之計也。似此之類。何可勝數。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飢寒。治賊吏無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嘗無刺籍之法。如累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籍沒。豈此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強盜刺額。竊盜刺鼻之法矣。其賊吏之害及百姓。尤甚於強竊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施之。強竊盜而不可施之。賊吏彼之受賊。不顧者。將以肥

其身。利其家。養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為空。妻子不得。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敢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是賊狀明白。書吏則刺面配。官則免刺。流徙。所有家財田宅奴婢。並命盡數沒官。庶賊吏知憚而犯者鮮矣。夫法為小人而設。非為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於賊吏。而賊吏之法。必不及於君子。立法非過於嚴也。治小人之法。當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罰之不至。而弊於賞罰之不公。不患貪者之難制。而病於貪廉之無別。賊吏固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其賞也。今省部置立過名。得才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賊罰。不聞有廉能用。夫人性不六相遠。利欲人之所易動。善節人之所難能。豈以功績廉能為不羨哉。謂暴無傷。謂善不足為也。若為善而無以勸。則皆相習為不善矣。舜去四凶。舉十六相。而天下大

治。非罰之少而賞之多。使善者並進而惡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猶天地之於萬物。雨露以滋養之。而後雪霜以肅殺之。有雪霜而無雨露。非所以化育。有刑罰而無恩賞。亦非所以為政也。朝廷昔有封贈之條。該具雖明。而舉行未見。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貢者一廉如水。無擾於民者。令風憲官從公保舉。申臺呈省。俾同實跡。優陞一等。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再歷一考。則封贈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可稱者。亦如之。不過貴朝廷一紙之虛名。而可以收激勸人材之實效。使居官執役者。明見賊吏之被禍。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盡不免於戕害。又見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主俱得享於榮華。誰不願趨榮而避辱。捨貧而從廉。不待長法而不敢犯。舉皆革心。而自無所犯矣。

一俸祿。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祿以代

之。祿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貪官污吏。習以成風。祿之有餘者。則視為儻來。略無撙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曰無可養廉。恣為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為例。廉耻道喪。不覺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今親民之官。該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况江北少豎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顧茲中外。管軍管民。務站各色官。均為任君事也。均為食天祿也。而職田獨與路府州縣及廉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則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為職田者。有職田。而除絲麻豆麥

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檢。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浪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况外任俸鈔。從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口之家。除歲衣外。日費飲膳。非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為公用指除。若更無職田。老穉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未舊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升。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飢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半定一石。飲食衣帛。件件穿貴。以鈔數計之。雖多一倍。以日用計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况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至

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數。隨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元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分。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任九品薄尉之俸。此祿之不均四也。制祿不均。則人心不一。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其流弊可駭言哉。且俸祿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于平。一番更變。又是一番衰行。終無益於缺政之萬一也。中朝冗職固難枚舉。如各處巡檢。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為虛費。隨縣置尉司。簽弓手以專巡警。又有分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巡檢司。甚而一縣之內有設三四處者。是盡民間無濟官府。隨路既有經歷知事。足任案牘。又令行省贅差一員。徒盡官府。無益民間。益類

頗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處州徽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收。縱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剝人負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不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該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臣。日夜講求俸米之說。護爾紛紛。莫窮要領。其有俸鉅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鉅又無職田。則過於薄。尸位素餐者。空負糜廩粟之譏。朕勤輸力者。乃有飯不足之歎。若能哀多益寡。裁長補短。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額外多費二十八萬餘石。糧徒於國儲。大有所損。實於官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鉞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兩。若教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筋。豈非奢。私幣亦不能

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鉞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尉司。皆是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些少俸米。何足為養廉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行千里。又不飽以芻荻。世無是理也。且盡取元橫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為收貯。將中外合該人。真分別差等。而普及之。隨朝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窮。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給。既薄。米不直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不願支米者。則隨時價准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重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城。不係出亦去處。照依本處時估折價。

不當拘以二十五兩。所以重邊鄙也。無分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剩者。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也。其祿既均。其政自平。免致飢寒之憂。自有存廉恥之節。然後律之以賊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辭矣。一求賢。治天下無他道。得人而已矣。詩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自古及今。國家之興廢。世祚之長短。係乎君子小人之分。用君子必治。用小人必亂。不待縷數詳陳。雖三尺之童。亦知此語也。欽觀明詔。有德行才。解不求聞達者。具以名聞。上意非不動也。未有二山澤之賢。布韋之士。得進於朝廷者。豈四海之廣。盡無其人耶。天之生才。代不乏絕。

何嘗借才於異代。不患無才。所患求之之道未至耳。待其自求而後用之。求進者必非佳士。其有異才者。必不肯自鬻其身也。混一以來。中外薦舉。紛奏迭章。而取好人之使。接踵交驛。類皆猥瑣齷齪之輩。次則庸醫繆卜。及行符水售妖術之流耳。未見得一真好人也。古語云。遠視其所譽。又云。惟賢知賢。屬引者已非好人。安能識一真好人耶。况賢才之生。散在四方。古今大賢多產於遐陬僻壤之地。出於閭閻寒素之家。雖明君若輔。不能周知。豈當廊之內。跬步之間。所能盡天下之賢。今朝廷選人。皆部臺院。互相推舉。見任者既罷。前廢者復起。往來除授。不出眼前數輩而已。使皆賢也。尚不足以舉政。况未必皆賢耶。既不取人於寒微。又不歷試其能否。數年之後。舊人已死。來者又皆不經事之少年。無仁賢。則國室虛。識者之所甚憂也。唐太宗在高

麗得薛仁貴。謂曰。諸將皆老。思得新進用之。不喜得遠來。喜得卿也。蓋天下之才猶水焉。凌薄其源而疏通其滯。則取之不竭。若見其窮也。三代漢唐以來。有鄉舉里選。有孝廉科。賢良方正科。進士科。武士科。又有任子軍功之例。進取之途。非一端也。廣以取之。而後精以擇之。則賢否判然矣。故賢者於此時不求而自至。非樂於求進也。乃耻於明時不見用也。當今既無廣取之科。又無精選之法。取人於吏。他無進身之階。濼宇之中。山林之下。懷瑾握瑜。韞匱自珍者。喜不少也。如郡縣之吏。或以市井小輩。或以僕御賤夫。皆頓頭士耻之。凌辱之。技止於刀筆。力困於期程。彼磊落之才。必不肯屑就耶矣。如朝中小吏。若非遠官之爪葛。即是見後之梯引。筆附炎門。自同輿皂。皆游惰無知之子耳。或有生脚而至者。以文學結交。大難投合。非禮物費見。何足動人。又豈貧

者之所難辦。彼有志之士。必不肯苟合。亦明矣。昔田子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今際遇。往往皆然。若必待肥羊美酒。以為先容。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官。然明終復於堂下而已。仲弓問政。孔子答以舉賢才。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蓋四方之賢者。有得於所見。有得於所聞。有得於久之所見。所聞。其所知者有限。所不知者無窮。取在取人之知。以為已知。非為平生歡。羊而雅。而後謂之所知也。今朝廷上下。不問何人為賢。不知賢為何物。但以巧令迎合。即為稍細。以勤奔走善技。梧。即為了得以久出門下。包蓋退往。即為知識好人。所知者止此。所舉者亦止此。而使此流皆得以居官。而民祇見人才日少。政事日乖。起網日壞。不可得而浚整矣。使一路一縣一衙門之內。止

得一真賢委而用之。何政不舉。何事不辦。不浚其源而澄其流。不端其表而正其影。雖日夜終更。徒勞無益也。宜令各道廉訪司。隨路文資官。採訪遺逸。無問已仕未仕。見任在閑。但德行可取。才能足稱。卓然為鄉里所敬。及郡邑有聲者。不限負數。具以名聞。待以不次之擢。任以繁要之職。兼內外臺設監察御史。五十餘員。各命歲舉一人。重責執結。如大失舉。甘當罷職不叙。必無不肯徇情容私。以自貽身禍也。賢者遭時喜於自効。朝廷得人。足以分憂。古者明良相逢之盛。復見於今日矣。

一養士。自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以來。王。呂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業。由間塾而升之黨庠。遂序鄉校國學。自月書季考。以至三年大比。與賢能而爵之。祿之。漢唐以後。宗尚益加。建太學。贍生徒。至億萬計。如六朝之修。擾南土之戰。亦未嘗一日廢學。而公

卿大夫。有不出於學校中者。雖處尊榮。終身為恥。是以古今周人。必設學校。捨此他無取焉。欽觀明詔。學校之設。所以作成人。才仰各履正官。教官主領。敦勸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擢用。仰中書省議行貢舉之法。今內而京師。外而郡邑。非無學也。不過具虛名耳。京都立國子監。設生員。無非貴遊子弟。群居終日。句讀未通。已登仕版。欲冀成材。實不可得。若真欲取材於監中。豈二三十輩。乳臭無知之子。所能盡之耶。在學諸生。既無出身之定例。宜乎來者之不多。所設伴讀。又不擇人。重賂監官。賸出陪堂。便得入名。更不知所伴所讀者。何事。惟想望部領史儒學教授而已。朝廷養士為國家深長計。乃令每月梯已出陪堂。銀一十五兩。勢家官族。視此為輕。貧儒寒生。何所從出。今朝廷每歲竭內府太倉。以贍怯薛。以錫僧道。豈少十五兩銀。而靳於樂

育人材耶。期望莫謂已為簡慢。春秋二丁。但揭碑刻宣聖一本。破官錢辦祭物。略無禮儀之可觀。以杯酒腐肉為德色。鹵莽滅裂。莫此為甚。隨路立學例。設教授。凡隸文廟錢糧。獨不考較計點之目。朝廷待士。亦云厚矣。何乃不體上意。務為苟且。以偷盜侵欺為能事。以積日滿考為盡職。書單作支。破食甚衆。坐齋習讀。不見一人。每歲租入。僅以供給教授正錄直學吏胥數家而已。生貢子弟。並不沾升合之惠。學校以為虛設。又立一儒學提舉司。上不能承流宣化。下不足儀表後進。尤為冗濫者也。且今之為教授者。失於遴選。薰蕕並進。若犯賊十惡之徒。有市井無賴之輩。亦有江湖間詭相。謾命技術之流。及有新進少年。後儒之名。全不通文理者。主領不得其人。安能責成其効。夫學官與有司官不同。儒者以行為先。若於十行稍虧。聲迹不美。便難居

以師儒之職。何待被告取格。然後明其非儒也。蓋憲上司特以儒官之故。每加優容。誠為過矣。如邵文龍乃黃班塘之賊黨。起身微賤。兩遭杖決。不執之何。鄉里不容。因奸易妻。蓄女為妾。聞之醜。路人皆知。初任其康。再任平江。皆多士之區。為諸郡之甲。而使此輩居之。豈不為明教之學士流之辱。又如方平。因為人奴。久留都下。實緣詐冒。兩除教授。並不到任。在都以結鑽公事為活。每日宿飲於生子人家。羣僕朝戲。呼之曰方大頭。棄父母妻子於不顧。俱以凍餒而死。計日到都。正飲娼門。畧不舉哀。亦不奔赴。至今父母妻三喪不舉。陶黨有詩譏。盈滿牆壁。傳播都下。言之可醜。他郡學官似此。蓋不少也。又有待選未除五百餘名。誰為才學明敏。誰為教養精勤。出於選用。必令相應人數。其有虛偽。捏合濫名。選中者。又且十居四五。望其作成人材。豈

可得哉。作成者固不用心。而人材亦不肯就學。今之繇名儒籍者。不知性行本於幼學。而謂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既仕路非出於儒。不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院。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稱故官。或稱先賢子孫。白身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陞路。才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陞遷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因此學校遂成廢弛。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而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前數年不當差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若業儒而獲用。則人自崇尚。雖當後亦足以抑之。使業儒而無所用。則人皆厭棄。雖免役亦不足以厲之。夫士列四民之一。為國效役。乃公之宜。而治國平天下。必須取才於士。亦工農商之比。在朝廷自當有以優異之。故除俸以送其身存。一

以養其心。好爵以縻其材。信任以行其志。必如是。可以盡樂育之道也。儘優異之虛文。無激勸之良法。終何補於世用。近朝生舉擢二三孔穴。謂尊崇聖道。不出於此。比年詠譜不明。但如孔者。俱稱聖裔。蠢然無學。即充路教。用歷初階。即陞八品。有實能繼聖學。明聖道者。反不得接例。夫子之道。垂憲萬世。允天下之昭仁。獲義者。皆夫子之徒也。豈華在一家一姓之中耶。若朝廷廣延儒士。孔道大行。則生民蒙其福矣。非謂私其子孫以示尊崇之至也。今後宜以教養實效。責之教授。常令風憲官及隨路大憲。言其行體。苟但素行有虧。無之師範者。即便彈羅。精選德行文學。亦可推放者。補缺見闕。勤加勉勵。每歲於朝廷優給。不擇以瞻養之。限二百員。或三百員。視其能否。次第錄用。庶使學校不為虛設。人人各知自奮。數年之間。誦濟濟多士之詩矣。

一奔競奔競之風。尤不可長。古之人。惟患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不
患人之不知。故用行舍藏。一安於命。任止久速。各隨其時。何
嘗識有奔競之事。國朝混一之初。乃革虛偽。選任實才。此時
進者。必人心猶有古意。近年以來。俾門大開。膺妄紛進。士得
薄。無耻道衰。雖執鞭拂鬣。時嘗冀之事。靡所不為。其有攀附
營求。即獲陞遷者。則眾口稱之。美之。以為能。若安分自守。羞於
干謁者。則眾口譏之。笑之。以為不事。習以成風。幾不可解矣。
昔桓玄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尸。獨無。永得皇。希之使隱
山。歸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皆有當今感際。更無一人高尚
耶。朝廷既不為。則天下亦不以。進為恥矣。且即近事明之。
如前年。趙著作依附梁平章門下。希望恩賞。再求抄寫大統
意。選用能書者二十名。語人云。舊例已歷任陸職。一突。白身人

即入流品。日支食錢。公給筆札。聞者鼓舞。莫不爭趨。於是趙君
作之。戶外餽餽交馳。願求一保。如登天府。飛沉出其頤。指予
定其一言。至今談者。莫不為笑。又如去歲。上命寫金字經。從禮
部與翰林院官選擇字樣。一時奔競。喧闐京師。各投門下。百計
經營。侍郎高顯卿學士張師道。至下如應奉鄧善之奏。差張士
開數家之門。賄賂公行。各出抹子。分呂名數。不以字樣定去取。
有計置即中程式。論價買名。如同商賈。有不由禮部。數者。則銑
經局投門下。動至數千百人。禮部經局。互相詆毀。即此二事而
觀。可為風俗一概。奔競日滋。氣習日下。自茲以往。尤恐日甚一
日。且編一統志。前後兩見。其初也。監中求人。而人不屑。銑。今則
人爭求之。而惟恐不得。寫金字經。前後三見。其初也。各省取人。
莫不力辭求免。官府以勢迫其求。次則人雖樂從。猶耻於求也。

今則趨者如市。競進爭先。惟恐居後。是人心士習。一日不如一日。亦可見矣。此事所關甚非細故。執風化之樞者。畧不慮及何耶。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凡此者。皆不知禮義廉恥之所致也。惟在上之人。有以絕僥倖之門。則此風自息耳。夫尺寸之名。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人安得而不爭。雖刀之利。趨前則有。居後則無。人安得而不逐。俗流相因。恬不知悔。而能不求不趨。卓然自立於名利之外者。千萬中無一人也。風憲之官。尤為禮義廉恥之所自出。往往亦可求而得之。又何恠世俗之皆然耶。昔人云。天下有道。公論在朝。天下無道。公論在野。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公論也。公論所在。如鑒室衡平。纖毫不能以容其偽。雖無事於奔競。可也。自公論不明之後。美惡妍醜。略無定價。愛憎取舍。一出私情。人非樂於奔競也。其勢不

得不然耳。如杜錫珪。志主官制。為金字。非有退章琢句之功。幸古證本之難。雖以愚夫下所。但能繕書者。皆可與選。拾食賞鈔。足酬其勞。又與之陞職減。實是朝廷開天下。以奔競之路也。當今中外窮達之士。有誥首窮經。赤心報國。而未獲一階。千級之陞者。何可勝計。僅能點綴人書。便可以拾取朝廷之官爵。豈不貽笑於天下後世耶。市井之間。與不忻慕得寫者之遷擢有期。又怨咎不得寫者之求幹不果。而得寫者皆志高意滿。不得寫者亦深自悔恨。民習言腐之刺。亦在此日。夫今不廢則流禍未知所終也。若遽欲反其澆風。易其心術。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且先自志書金經二事。始宜將前以之已陞已注者。追理前資。盡行改正。今次之求陞未陞者。截日行葦。杜其妄想。使天下之人。明知上意之所向。自然各識進退。去就之宜。庶幾行藏之正。雖未能盡

化天下之俗。而奔競之風。亦能于去其七八矣。其於世教。實非小補。

一揀實。虛文無實。壞政尤甚。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吉。咸精其能。其時猶有王成。虛增戶口。黃霸。安。桓。神。雀。議者以有名無實。識之。况下此者不言可知。今朝廷布政。頒令。出於一時。漫浪之言。百司不知。所守有姓。不以為信。習為文具。徒美外觀。雖庶人不能以理其家。况可以治天下乎。且即所見而言之。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履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為少矣。未見擢一才。拔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若薦狀明白。必須錄用。如人不當。任則必與保官同黜。斯為用人之實也。明詔政事之未便。人情之未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獻。年來官庶

所陳。不為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乎。宜選省臺中。曾歷外任。文資官。專一披詳。擇其可取者。不必議擬。即見施行。斯為用言之實也。格例該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為上選。三事成者為中選。五事俱不舉者必黜。今各官解由之內。無有不備五事者。皆是滿替之後。巧裝飾詞。私家填寫。上司更不推問。但辨憑無偽。俸月無差。便給半印。依本抄連。到選之日。真偽無別。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於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則引例陞等。豈非虛文考績之弊乎。宜從各官所屬上司考察。其在任有無五事實跡。另行開申。付部以定陞黜。斯為責效之實也。國家立御史臺。立肅政廉訪司。不揀甚麼勾當。並令糾彈。凡有取問公事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劾者。僅可施之小官下吏。若據要津。憑城社者。莫敢誰何。縱令言之亦不聽之。所薦舉者。是省

到部。俾同故紙。雖有異才。終不見用。言既不行。因以為欺。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有借風憲之威。徇私納賄。無所畏忌。其為民患過於有司。今臺選中所用人物。冗雜逾甚。豈非虛文重臺察之弊乎。責任既專。則言無可否。必合信從。若所言不公。則嚴加誅罰。斯為任風憲之實也。至元新格。該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並要限內。叢遣違者。量事大小。計日遠近。隨時決罰。今小事動是半年。大事動是數歲。婚田錢債。有十年十五年不決之事。訟婚。則先娶者。且為夫婦。至兒女滿前。而終無結絕。訟田宅。則先成交者。且主業。至財力俱罄。而兩詞自息。訟錢債。則負錢者求而遷延。而索欠者困於聽候。况刑名之事。疑獄固難立決。其對詞明白者。可折以片言也。有司徒以人命為重。牽連歲月。干犯人等。大半禁死。但知一已死者當重。不知囚

禁以至死者。十倍其數。尤為不輕也。更無一事依程叢遣。而違者亦無一人依格決罰。且非虛文議獄乎。若事有踰限不歸結者。坐以不稱職之罪。比曰。賦濫以定責罰。斯為聽訟之實也。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愛民之念。可謂至矣。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古者叢政施仁。必先於四者。非謂官司專養之也。但化行政成。四者不至於失所足矣。今與之衣。給之食。賜之鈔。而曰愛民之道止此。是猶與梁徒扛以濟人也。且鰥寡孤獨。多在村落。萬山之間。無持瓢乞食之所。深為可憐。今之隸名官藉者。皆坊正巷長。略舉市間所知。以應故事而已。實為窮民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聞吉州有王清甫一戶。家富百金。勢凌官府。而每歲亦請衣糧。獲賞賜。似此甚不少也。廉賞廉粟於民間。實無纖毫

之補。豈非虛文愛民乎。使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則銀寡孤獨。自有所依。斯為仁愛之實也。國家立司農。司以敷農政。路縣正官。衙內加以兼勸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農。重農之意。可謂盡矣。夫農桑之事。民所恃以為命者。一日不作。則終歲飢寒。誰肯情農自安。以貽伊戚。惟在上之人。養之愛之。使之無失其時。自然各安生理。不廢農業。若使親民官吏。縱其侵漁。日夜叫囂。雞犬不得寧焉。雖家置一勸農之官。尚益於事。如每歲出郊勸農。各官借此為遊宴之地。帶行不下數十百人。里正社長科歛供給。有典衣舉債以應命者。一番擾民。誠為不小。所謂以無益害有益。豈非虛文務農乎。若嚴禁遊手之徒。罷絕妨農之事。則力耕者眾。田野自闢。斯為重農之實也。國家倣古立翰林院。集賢院。秘書監。太常寺。可謂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識字之

夫。集賢為羣不肖之淵藪。編修檢閱皆歸於門館富兒。秘監丞著。大半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通乎詩書六藝。且為公家分任一日事。則酬以一日俸。今十日之間。僅聚三日。一月二十一日。閑居私家。虛給俸祿。受若直而怠若事。可乎。况九日完坐。又不過行故事。同杯酌而已。若云無事可舉。不必濫此職名。以示美觀也。如醫學儒學蒙古學各置提舉司。尤為無益於國政。若此者眾。不可枚舉。豈非虛文設官乎。無問內外衙門。凡新所添設。盡行沙汰。舊有冗官。嚴加裁併。則官無曠職。人無廢事。斯為命官之實也。國家設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測。崇奉國師宗師。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月薄蝕。則期集鼓奏。以彰信。推曆未嘗尅定。其應驗。星象失躔。但托辭穰度。以分受官物。未嘗指稱其變故。罄竭公帑。以供西

者好事。徒資妄僧之酒色。或陳金帛以副黃冠醮筵。但充貧道之口體。比來仰觀俯察。災異迭興。其示儆戒亦云至矣。而恬無畏懼之心。蕪爾修禳之實。豈非虛文對越乎。蒼蒼在上。臨鑒不遠。豈具文繆教所能感通。夫躬修德則妖沴自消。悔過作善而休祥自降。斯為昭事上帝之實也。凡此數端。特其甚者。其餘事務。往往皆然。近朝廷庶政更新。整除前弊。如裁減官吏。分揀怯薛。互禁絕別里哥。一時號令雷厲風飛。衆聽羣心。為之驚聳。謂德化之成。指日可待。側耳數月。皆已寂然無聞。是朝廷虛言以戲人耳。欲民之無駭。不可得也。凡布一政。頒一令。務盡必行。設一官。分一職。責以必效。上無苟且之謀。下無慢易之心。上下一意以實相與。所謂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將何事之不可成哉。

一戶計。國家設立諸色戶計。取為得法。古今不能易也。然法久弊生。若能因弊修理。使久而不壞。即是良法。如軍站乃法之善者。而弊在乎消乏。且軍戶困於供給軍餉。站戶雖疲於造船買馬。亦多是人家子弟。不肯自行破蕩。未可全歸咎於軍站之難當也。然當站必須見鈔。可無丁。不可無產。當軍必須親身。可無產。不可無丁。實則丁產相資。皆不可無也。如站九戶當一馬。四戶當一船。消乏者雖多。而興進者亦不少。但驗戶稅新收實數。使各相糾覈。有一戶消乏。則以他戶餘剩者補之。如軍有貼戶。同當亦有獨戶當者。多因軍丁無人當官。以致逃亡。其戶雖絕。遺產尚存也。丁有消乏。則別簽貼戶助之。產有消乏。則以逃亡遺產補之。自然俱不至於消乏矣。然軍站二戶出力最多。每歲支糧至甚。生受若又令與民一體。和雇和買。則消乏愈甚矣。今議者

終結。一則以為當差便。一則以為不便。殊不知南北不同。故難一律。北方站戶多貧。終歲營生。僅了應辦。南方站戶皆巨富。有輸糧百石之家。止以四石當水站。其餘則安享其利。靠積資。北方軍戶皆元簽。有丁產大戶。一家親軀至四五十口。限地之外。餘剩亦多。南方止是新附軍人。間有一二出等大戶。乃軍官之家。餘皆亡宋時無賴之徒。投雇當軍。歸附後。籍為軍戶。僅有妻子而無抵業。以此北站南軍。再當差。直是貧不聊生。北軍南站。雖重複當之。未為大損也。如照依元簽。頃畝糧石。以定則額。仍舊除免。外有餘剩者。却令與民一體當差。庶南北無偏負之失。蘇後免重併之憂矣。如金戶一項。游簽戶計散在諸路。而淘金之地。聚在數場。雖令簽戶自行淘採。其實用鈔買金。以辦官課耳。既與之免稅免役。終稅後之費。為買金之資。亦無損於

民也。在元立淘金漕運司。金戶不能自存。鞏之役。皆得稍寬。然猶不免金場各官頭目之擾。今金有定額。戶有定數。不必設官計戶點名。亦不必拘以正月下場。十月閉場之程限。但責任有司。官用心提調。依各處里正例。立排子頭催辦。依每歲徵糧。別照元額徵納。則自安生計。不致失所矣。如匠戶一項。隨朝所取匠人。與外路當工者不同。在京都者。月給家口衣糧。鹽菜等錢。又就開舖席買賣。應役之暇。自可還家工作。皆是本色匠人。供應本役。雖無事產可也。外路所簽匠戶。盡是貧民。俱無抵業。元居城市者。與局院附近。依靠家生。尚堪存活。然不多戶也。其散在各縣村落間者。十中八九。與局院相隔數十里。前迫工程。後顧妻子。往來奔馳。實為狼狽。所得衣糧。又多為官司扣除。隨處濫設局官三員。典史司吏庫子。祇候人等。各官吏又有老

小及帶行人一局之內。不下一二百人。並無俸給。止是捕風捉影。廢食匠戶。以供衣饌。人匠既無寸田尺土。全藉工作營生。親身當役之後。老幼何所仰給。如抄紙梳頭作衣雜色匠人。何嘗知會絡絲打線等事。非係本色。只得顧工。每月顧錢之外。又有支持運往之費。合得口糧。已准公用。工作所獲。不了當官。計無所出。必至逃亡。今已十七二三。延之數年。逃亡殆盡矣。今後除隨朝匠戶外。各路局院宜悉令有司管領。量設局官一員。支給俸祿。其餘職名盡行革去。照依水馬站例。於有稅戶內。簽取人匠。除其稅徭。令顧匠當工。如本戶自能當匠。或顧匠願入局受顧者。聽庶貧難下戶。可免顧工。又得顧錢以贍其家。自然人匠不至逃亡。工程易以辦集。凡此所言。皆在民間得之目覩。田野利害。無因上達。而朝廷清問不及下民。似此弊端。何由知之。所

宜早加整救。使民得安心而奉公。官不勞力而辦事。於國於民。兩得其便云爾。績在湖南。每以戶計。未盡底蘊。赴有司投進。附錄于此。聖朝定奪諸色戶計。實為得法。或有未盡善處。非朝廷之失也。不得周知民間之疾苦故耳。若使知之。安得不從而改之。聖朝以仁慈為政。何嘗一毫損民之事。如水馬站戶與之除糧免差。糧資足以補辦。祇應可抵里役。如金戶辦金。則就推本戶合納之稅。如匠戶當工。則官支口糧以贍養之。如竈戶燒葦。則給以工本。銀場煉銀。既給工本。又與口糧。計所入之課程。正與買價無異。朝廷不以屑較者。將以優恤百姓耳。寧過賞於公儲。不以重困於民力。愛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巡尉司設弓手。不下三十名。多者至百名。各路縣獄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設祇候吏刺。率土皆為王民。差使務分內事。既免糧以優之。而有

司不與開除。乃令稅戶分任旬納。於合輸糧額之外。別立名項。曰包米。考古證令所未嘗見。若以別色戶計推之。朝廷豈獨以此數百石之米。但承流宣化者。不得其人。戶饗苟祿。未以轉達耳。若朝者知有此弊。決不肯作此害民之舉也。移該免之。而加於庶姓之家。何分厚薄於磚瓦。而受此池魚之殃。邪且乎。手祇候曳刺。禁子與水馬站匠金竈等戶。又有勞逸之相懸。站有消乏。金項本色。竈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訶責踵至。所唯稅糧。豈了供給。而多手祇候曳刺。禁子等戶。役甚優閑。無費於己。又可肥家。不知何名。而與之免糧。哉。當今四方無虞。盜賊潛銷。巡尉之名。有若虛設。遇有煙火。逃亡詐偽等項公事。巡尉司一番買賣。多手過擾。鄉落排門受攤。指之害。隄突叫罵。雞犬不得寧焉。間聞吞聲無所告訴。如祇候曳刺。分入各官門下。視同

私人。任以腹心。公行闕節。倚借氣勢。驕勝吏民。凡有公訟。必先達於祇候。而後得通於官長。每日根隨到公廨。侍立問事。有徇番錢。鈔喚錢。行杖錢。多立名色。所獲不少。禁子在獄圍中。則有直監錢。燒紙錢。好看錢。通飯錢。百端需求。囚人俯首聽命。莫敢誰何。此數者。少出倍入。利多害寡。更得免糧。誠為過矣。既與免糧。乃令稅戶與之包納。以詩禮閱閱之家。而與小夫賤隸代輸戶糧。出於無辜。甚抱不平。如蒙垂聽。將包納之米。仍令各戶自認輸官。正供使令之末。初無重難。雖不免糧。亦可也。如或不然。照各色戶計。依例開除。庶不致偏負累及於稅家。更或不然。徑令包糧稅家自行應營前後。雖不除糧。亦所甘心。此事甚為取正。惜乎未有言之者。惟明良採納焉。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可以今倣古。

而古者為數甚多。立名甚繁。今之名數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
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饗。曰外饗。曰漿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
博兒赤也。曰幕人。曰司膳。曰司饗。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
掌舍。曰掌次。今之呵察赤也。曰閹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鑪人。
曰屨人。曰典婦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赤也。古者
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人當其任。是以人無覬覦。各守
分義。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賞。有梯援。援門下
便可報名。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以此紛至沓來。爭
先競進。不問賢愚。不分階級。不擇人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人。
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
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紅斷不叙。無所容身。則寅緣援入。以圖陞
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成。久而不戢。何有窮已。夫怯薛之名。將以

侍君側。直禁扉也。今凡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
當怯薛者十無二三。且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
也。冒奉上之名。以供私家之役。此為欺罔之甚者。安而行之。不
以為意。今各色怯薛。除近行人外。其餘援入者。但知怯薛官排
子頭為使長。歲時餽送朝夕。根隨給假還家。去來原賂。所請糧
草。分要過半。四怯薛。初當三日。例開九日。而三日之內。未嘗執
役。但早晚詣各門下。且面呈身而已。富者財力一剽。便可幹別
里哥。早得名分。貧者出可馬樓身。以叨竊恩賞。誰上慢下。莫甚於
此。今一人歲支糧十二石。表裏段足。雙馬草料。或三年四年散鈔
一百三十錠。以有用之財。養此無用之人。實於朝廷有損無益。
諸王公子。例皆如此。進一身既易。為弊滋多。愚臣不肖。竊名正官
位下。與刺赤身役。三年于茲。稔知其弊。常切自笑。每歲朝廷遣

糧給衣。以養我輩。何補於國哉。今江北江南富家巨室。實緣不
至者。不計其數。縱賄押舍。畧不愛惜。鞍馬騎從。有似貴遊。或以
坐子為家。或取樂人為妾。似此之流。大傷風化。究其所因。自韓
光甫以說謊出入於脫火伯之門。不及半年。便除杭州府判。人
爭羨慕。謂按當怯諱者。即可得六品管民官。庸惑富豪之民。妄
生奔競之心。皆其有以名之也。近觀朝省。有嚴行分揀之令。私
竊自喜。遭遇聖朝。行此善政。雖被斥逐。實所甘心。豈謂各官頭
目。痛為私謀。不恤大咄。厚其勢。必不可行矣。若去一人。雖國家得
省一名之虛費。而各官日未。免失一戶之供給。取辦於公。而歸利
於私。宜其百端阻當也。今遷改前令。傳罷分揀。固見聖德之寬
容。然以為不當分揀。則宜拒絕於聞奏之初。如以為必合分揀。
豈宜變易於已准之。以王言如絲。渙諸猶汗。使既出而可以復

反百姓觀瞻。未可掩也。萬世青史。謂之何哉。如遠古兒赤博兒
赤愠都赤燭刺赤音實赤玉烈赤阿察赤火兒赤禿赤等職。實
皆君側必用之人。所不可少者。今以宜限以右數。擇其人品。又
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必有各關方許選補。則人心
自無違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如必關赤一項。今省部臺院諸
司庶府。所用掾史吏貼。無非天子之必關赤。各執所役。已有定
負。不必又贅此虛名也。如怯憐口除蒙古人外。若漢兒皆是。有
戶百姓。今就民間當差足矣。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何
為更分彼我。今正宮位下怯憐。且有總管府所管戶計。又有四
怯薛官所管身役。殊不知在怯薛中者。乃百姓避役投充。以希
望糧草賞賜耳。若將見在數目。收作投下戶計。各命還家。辦諸
通縣位下總管府管領。既免朝廷供給之虛費。又可為正宮增

辦之實利也。如奧刺赤一項。各庫錢帛已設庫官六員。又有庫子司吏人等。即是奧刺赤之名。豈可任出入收支之責。何須重復濫設。更有皇太后位下各色怯薛。今已終喪。猶據虛語。循例供給。費破不資。稽之古典。實出無名。所宜盡行放散。使之各務本業。如准所陳行之。自可免分施之多事也。每歲國家省雜費十萬石。段子數千萬疋。歲收草料。三中之一。足了支持。而百姓亦免益折草之料。官省其勞。民享其利。誠為兩得矣。既有職役。定宜別揆。贊投入者。無所容力。既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無。此國家無疆之休。子孫萬世之利也。

一僧道場。自唐虞三代以來。所作延長。羣生。處。不聞有釋老也。三國六朝以後。僧尼道士。始布滿天下。求福田利益者。不之老則之釋。人君好尚。往往過之。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

物也。上好儉。則民財豐。勤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於仁壽之域。民生安樂。便是好事。獄訟無冤。便是布施。何必張浮費事繁文。泥金。琢玉。而謁之於。庶幾也。一僧一道之祝延。不若百姓羣黎之同頌。一寺一觀之祈禱。不若千門萬戶之齊祝。古語云。福從贊歎生。正此謂也。西方乃佛生之地。佛聖人也。豈肯作威福以要人之敬。奉佛教人。以不貪不妬。不傷生不害物為好事。故云。即心是佛也。何嘗以陳玉帛。麝香。燈。晨夜誦經。禮拜。至於教人致祭。綴囚。示惡。而名曰做好事哉。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便公然出入宮禁。舉朝相尚。莫不傾貲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性也。道家以老子為宗。惟在清淨無為。祖師係赤松子的孫。惟求辟惡。棄人間事。今張天師縱情姬愛。廣置田莊。招攬權勢。凌虐官。乃在

南一大豪霸也。其祖風法門正不如此。諸佛三清在天之靈。不可誣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愚氓俗子。不知所以為佛。所以為天師者云何。但見赭其頭。即指為佛。黃其冠。即指為天師。雖百喙不能解其惑。其可為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寵異。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也。而乃恃寵作威。賄賂公行。以曲為直。以是為非。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殺人。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學釋老者。離嗜慾。去貪嗔。異乎惠憐可也。而艷妻穠妾。汙穢不羈。奪利爭名。奔競無已。雖俗人所不屑為。甚非僧道之宜然也。僧道之感。莫甚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朝廷若以稍加。如秋如通。而重其他日之烈禍也。能律以禮法。制以分義。使不至於驕奢無度。敗壞宗風。乃為敬奉之至矣。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是

任管領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威儀。反為僧道之蠹。所宜革去也。且僧道另設衙門。三代以下。前所未聞。亡金棄人尚鬼。故立一司。與民官鼎立。力三。豈謂巍巍聖朝。示師古聖王之常法。而踵殘金之弊政耶。况為僧錄道錄者。皆無賴之徒。立談遭遇。遽授此職。便與三品正官平牒往來。以白身之人。一旦居此榮貴。得之既易。視之亦輕。宜乎逞私妄作。而無復顧藉也。近命憲司糾刷文卷。僧官跼蹐知懼。而僧人皆喜得安。此明驗也。所欠道家。猶未一體刷卷耳。若僧道中有棲心守寂。減息念塵。索者必不自結。愚綱雖無假官府可也。若行止不檢。身陷刑戮。亦佛法道教之所不容。宜令有司管領。嚴行究治。罪狀明白。比之常人。更加一等。斷遣還俗。彼亦甘心。今僧道不蠶而香。不耕而食。皆得全免絲稅。而愚民多以財產托名。詭

寄或舍捨入常住以求隱蔽差役驅國家之實利端終用之室
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又當和願和買非惟棄本
逐末實是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准古法蓋今輸官
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絕倫者從眾推舉然後蠲其稅役除其
稅糧庶可養成清淨之風亦是激勵澆薄之俗也外有白雲宗
一派尤為妖妄其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
酒不墾耕桑不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加
禁錮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酒但假名以
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為誦經禮拜也既自別於俗人又自異
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偽特為另立衙門人等稱錢如鏡恣行不
法甚於僧司道所亦宜革去以除國害以寬民力可也

